

灯下漫笔

司马光轶事

□ 杨群灿

司马光(1019—1086年),字君实,号迂叟,陕州夏县(今山西夏县)涑水人,世称涑水先生,北宋史学家、文学家。

王安石变法以后,司马光离开朝廷十五年,在洛阳南郊筑独乐园,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《资治通鉴》。生平著作甚多,主要有史学巨著《资治通鉴》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《稽古录》《涑水记闻》《潜虚》等。

司马光是咱们伊滨区的骄傲。本文辑录了有关司马光的9则故事,以便让大家认识生活中的司马光是什么样子的。

核桃去皮

司马光五、六岁的时候,有一次他拿了一个青胡桃,让姐姐帮忙剥掉核桃皮,姐姐忙了半天也没有剥下皮,就别别扭扭地走开了。

过了一会儿,家里一个女佣走过来,看到了那个剥了半粒子的青核桃,就舀来一碗开水,把青核桃放进水里。核桃经开水一泡,很容易就把皮剥下来了。姐姐从屋里出来,看见他在吃核桃,就问核桃皮是谁剥的,司马光头一歪,骄傲地说:“当然是我剥的,我想了个办法,用开水一泡,这皮就剥下来了。”

站在窗外的父亲把这一幕看得一清二楚,就走进屋里,狠狠地把儿子训斥了一顿:“你个黄口小子,怎么就敢说谎话!以后还怎么做?”

司马光知道自己错了,马上低下了头。从此,他牢记父亲的教诲,老老实实做人,再也不撒谎了。年长之后,他还把这件事写到纸上,勉励自己,一直到死都没有说过谎话。后人对司马光盖棺论定之语,也突出了一个“诚”字。

警枕

司马光退居洛阳住进独乐园,着手编著《资治通鉴》时,用木料做了一个枕头,取名“警枕”,意在时刻警惕自己不要贪睡。枕在这样一块圆木头上,进入梦乡后,身子只要稍微一动,“警枕”就会滚动,把自己惊醒。惊醒后的司马光就立即起床,继续思考、书写。

恭敬兄长

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八十岁时,司马光也年事不小了,但照料兄长从不让仆人代劳,都亲自操持,侍奉兄长就如同侍奉父亲一样尽心尽力。哥哥体质羸弱,消化不良,大夫交代要少食多餐,每次吃完饭不久,司马光都会关切地问哥哥:“饿了吗?要不要再吃点啥?”如同照顾婴儿般无微不至。

天气稍稍转凉,司马光就常常轻抚着兄长的背,并关切地问道:“衣服薄吗?感觉冷吗?”日日与兄长相伴,嘘寒问暖,这是何等温馨感人!

俗话说:一回相见一回老,能得几时兄弟?司马光将兄弟间真挚的情谊做到了极致,传为古今美谈;司马光的人伦表率,成为后人景仰的丰碑。

破瓮救友

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是为人熟知的。

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,从小就是一副大人的模样。有一次,司马光跟小伙伴们在后院玩耍。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,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,一不小心掉到水缸里。缸水深,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,在场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,吓得边哭边喊,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,司马光却急中生智,从地上抱起一块大石头,使劲向水缸砸去,“砰”地一声,水缸破了,缸里的水流了出来,淹在水里的小孩得救了。这个偶然事件使小司马光出了名,东西两京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,广泛流传。

诚信卖马

司马光有一匹马,这匹马毛色纯净漂亮,高大有力,性情温顺,只可惜一到夏季就会犯肺病。

司马光因有事用钱,打算卖了这匹马。他对管家说:“这匹马有毛病,如果谁要买,一定要让买主知道。”管家笑了笑说:“哪有像你这样的人呀?这马有毛病不假,可是又看不出来,咱怎能把人看不出来的毛病说出来!”司马光听

若有所思

寻常日子最幸福

□ 宁妍妍

去医院体检,彩超室外的长椅上,坐着一排溜人,紧挨彩超室的是一男一女,约莫四五十岁。女人对男人说:“你要是难受,就靠在我身上。”说着,欲将男人的头轻轻往她的肩上传。这时,男人突然哎呀了一声,原来是女人不小心碰到了他的腿。男人的左腿翘在右腿上,一动不能动。这时,和他们隔着两个座位的一个白发老太太,闻声急忙起身来到男人跟前,询问得知没啥事后,将男人的头发拨拉了拨拉。看样子,这是男人的妈。

老太太开口:“看在家把俩都吓成啥了?!要是真有不好那病的人,都跟恁俩一样,不都吓死了?”说完嘿嘿笑起来。女人和男人也笑了。随即,女人对男人说:“看完病咱回家我都给你拍张照片发朋友圈,上头写上,谁再叫下图这个男人出去喝酒,看不逗他的事!”说完女人和老太太都哈哈大笑,男人显然不舒服,但又憋不住笑。女人又说:“咱回去后把烟酒都戒了,现在你一天吸快两盒,以后可不敢再吸了。”男人听后,急忙反驳:“不能一下子戒,得循序渐近。”女人不高兴了,脸垂了下来:“你要是一天吸超过五根,立马给我转五百块。”说完,噗嗤一下笑了。老太太也笑,接着道:“不中,他要是再可劲儿吸,发现一回我叫我给你转一千。”仁人都笑。

听他们谈话,我大概知道了,男人突发不良症状,俩人都吓坏了。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不放心,跟着来医院坐镇。本以为是不好的病,没想到,是抽烟喝酒引起的,不是不治之症。看着他们此时的笑容,谁能说不是是一种幸福?这种幸福,是劫后重生的幸福,是一个小家为一件事而开心的幸福,是千家万户最常见的烟火幸福……

看看女人,相比自己,一时间,我有点儿无地自容。说实话,最近一段时间,我处于烦恼之中。原因无非是一些家庭琐事,诸如孩子他爸不知道关心我,结婚快二十年还不知道我的生日,也从没送过我任何礼物。有时候说话还死难听,做贼伤人等等;诸如闺女太懒,周末假期在家,一天二十四小时,二十三个小时都躺在床上,衣柜、房间乱得像猪窝,说了又顶嘴;诸如儿子痴迷手机,极爱玩游戏,

了这话,脸色变了:“一匹马多少钱事小,对人不诚实,坏了做人的名声事大。咱们做人必须得要诚信,如果失去了诚信,损失将更大。”管家听后非常惭愧,连连称是。

低调淡泊

司马光性情淡泊不喜奢华,他在《训俭示廉》中曾提到,小时候长辈给他穿华美的衣服时,他总是羞红了脸,试一试就赶紧脱下。

司马光于宝元年间考中进士,朝廷规定凡中进士者都要参加“闻喜宴”,皇帝在宴会上赐给鲜花,以示荣耀,现场每个人都在头上插满了鲜花,嬉戏取乐,唯独司马光正襟危坐,也不戴花。一位同中进士的人提醒他:“君王赏赐,不可恭。”司马光才极不情愿地戴了一朵小花。

司马光有一个老仆,几十年了,一直称呼他为“君实秀才”。一次,苏轼来到司马光府邸,听到仆人的称呼,不禁好笑,戏谑老仆人说:“你家主人不是秀才,早已经是宰相了,大家都称他‘君实相公’!”老仆大吃一惊。以后见了司马光,老仆都毕恭毕敬地尊称“君实相公”,并愧疚地对司马光说:“幸得苏大士教导……”司马光跌足长叹:“我家这个老仆,活活被子瞻(东坡的字)教坏了。”

有一回,陕州知府得知司马光途经此地,便派人带着几坛好酒迨至渡口。他劝告说:“我不是有心谢绝知府的好意,沿途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,很多以野菜果腹的,我不能享受这琼浆美味。”之后,再无官衙为司马光设席送礼了。

坚不纳妾

北宋的士大夫生活富裕,有纳妾蓄妓的风尚。司马光与王安石、岳飞一样,是极为罕见的纳妾、不蓄妓之人。

司马光婚后三十余年,妻子张夫人一直没有生育,司马光并未放在心上,张夫人却急得不能行。有一次,她背着司马光买来一个俊俏女子,悄悄安置在卧室,自己借故外出了。司马光见了那俊俏女子,不加理睬,到书房看书去了。俊俏女子也跑到书房,搔首弄姿一番,取出一本书,装模作样翻了翻,娇滴滴地问:“请问先生,中丞是什么书呀?”司马光远远地看了看她,板起面孔,拱手答道:“中丞是尚书,是官职,不是书!”俊俏女子很是无趣,悻悻地走了。

夫人一计不成,再生一计。一天,她和母亲合计,偷偷在娘家安排了一个美貌丫鬟,然后邀请司马光到娘家赏花,指使丫鬟接近司马光。司马光生气地说:“走开!夫人不在,你来见我作甚!”次日,丈人家的宾客知道了此事,都十分敬佩,说俨然就是“司马相如和卓文君”白头偕老的翻版。张夫人终身未育,司马光就收养了族人之子司马康为子。

司马光自己不纳妾,不留恋声色,对同事私通歌妓也很反感。他在出任定武从事时,同僚但凡私幸营妓,都像做贼似的,偷偷摸摸。一次,他听说有同僚在寺庙私会歌妓,就前去捉弄他们。同僚吓得六神无主,叮嘱歌妓越墙逃遁,歌妓胆小,不敢跳墙,匆忙之间竟然钻进了和尚的床里。同僚见了司马光,终究不敢隐瞒,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实情。司马光摇头叹气,作了一首诗调侃他:“年来去忙,甞(zàn)偷闲卧老僧床。惊回一游历仙梦,又逐流莺过短墙。”

甘于清贫

有个名叫王拱辰的大臣在洛阳的宅第非常豪华,中堂建屋三层,最上一层称“朝天阁”;司马光当时在独乐园编修《资治通鉴》,居处极为简陋,于是另辟一地下室读书写作,于是洛阳人戏称“王家钻天,司马人地”。

仁宗每年用于赠送、赏赐大臣的东西,折合百余万钱之巨,作为谏官的司马光三次上书规谏:“国家财力困乏之际,不宜过度赏赐,确有必要,应准许大臣用赏赐所得,捐献于营建山陵之用。”仁宗没有同意。司马光便把皇帝赏赐给自己的钱物作为谏院的办公费用,或接济亲友。

司马光年老体弱时,其友刘贤良拟用50万钱买一婢女供其使唤,司马光亦婉言拒之,他说:“吾几十年来,食不敢常有肉,衣不敢有纯帛,多穿麻葛粗布,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?”

张夫人去世后,司马光因为清贫,拿不出给妻子办丧事的钱,斟酌再三,只好把仅有的三项薄田典当出去,置棺理丧,尽了做丈夫的责任。

司马光为官近40年,而且位高权重,竟然典地葬妻,不禁让人深思。在封建社会,很多人寒窗苦读,跻身仕途,多数人是为了荣华富贵、显耀门庭,泽被后世、荫及子孙。在这些人面前,司马光的清廉更显可贵。

记忆深处

村戏

□ 张炳辉(加拿大)

我两岁的时候跟着妈妈去看戏,不是我喜欢,是因为她喜欢。内行看门道,外行看热闹,我是属于后者。隔壁婶子说“常香玉唱的真好听啊。”我还是觉得王朝,马汉厉害,很轻松就能把陈世美举过头顶。

过完年,走完亲戚,村子西头寨子上搭台唱戏。在野外,小凳子搬去,一坐就到下半夜。喝罢汤,全村男女老少,倾巢出动。乌泱乌泱的都是人,邻村的都来了,晚上就住在亲戚家。

看热闹的人多啊,就算是看门道,也得选个季节吧。正是天寒地冻的时候,大晚上,冷得要命。棉衣,棉裤穿好,戴上棉帽,系上围巾,只留两只小眼睛。裹上小棉被,我就坐在妈妈怀里。站着的人有的,不少,在外围。一阵锣鼓响,人群有些骚动,后边的住前挤。

红红的幕帘拉开了,灯光照着,布景好漂亮。一个大辫子的姑娘,喜滋滋手拿一张报纸,开唱了,

“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,看不完说不尽胜利的消息”……

前边有人站起来。维持秩序的,手里一根长长的竹竿,横着扫过去,就在人的头顶。

“坐下,坐下。”刚刚坐下,有人喝彩,唱的好听啊,忍不住。

我是觉得布景好看,灯光好看,就是人说话太慢了,拉长了音,半天没个完。走路也是,磨磨蹭蹭,我都快到外婆家了,拴宝和银环竟然还出不了那个苹果园。更煞风景的是,中间有休息,布帘子一拉,把看戏的全都晾那儿了,我趁机原地拉个小便。后来就睡着不省人事了,妈妈说拐孩子的抱走了都不知道。

看戏不成就听戏,好听的段子有太多。村里的高音喇叭天天放,红白喜事也唱,从记事起一直到我离开家乡。

“花木兰我羞答答……啊啊啊。”

“小仓娃,我离了……嗷嗷嗷……登封小县。”

“四千岁,你莫要羞愧难当……”

就这样的一天天听下去,我奶奶竟然每次听到小仓娃每次哭,说是孩子可怜啊,心肠好。

我也替仓娃遗憾,“再不能少少林寺里看打拳……”。

不过人固有一死,可怜我是不觉得,就是觉得仓娃他妈坏,当然环的还有陈世美,还有李凤鸣,可怜的还有陈三两。

“陈三两两步上公庭……”张新芳一出口底气十足,耳朵就像炸了一般。还有黑头黑老包。“陈驹马,陈千岁,啊哈哈……”

放羊的时候,我也会在沟底没人的时候,扯着嗓子喊两声,“王朝,马汉……”威风是威风,就是嗓子喊哑了,感觉还是不像。

妈妈说:“将来娶媳妇,要找个会唱戏的。”隔壁婶子开玩笑,找个肯来山沟里种地的银环。

银环我不喜欢,那是大花子的媳妇,我喜欢穆桂英。

“辕门外三声炮响如雷震”。

婶子问我是喜欢穆桂英还是喜欢马金凤,我不知道有什么区别,两个都喜欢吧,评书里的还有戏台上的。

我后来就把这两个人都忘了。

大千世界,喜欢的人很多,先是邓丽君,再是王祖贤,还有李若彤。再后来竟然喜欢到了国外,玛丽莲梦露,波姬小丝。

直到后来我一个人上班,手机里听到“亲家母,你坐下呀,咱们说说知心话……”

大过年的,我竟然没能忍住,眼泪哗哗地往下流。

我是怎么了,奶奶以前才会哭的。

上网搜,豫剧,曲剧,越调搜了个遍。

一个一个完完整整听过来,熟悉的乡音,熟悉的调,那些似曾相识的面孔,那些刻在我DNA里我不曾察觉的记忆。

妹妹说,想家了就回来看看吧。

她不知道我的哀愁,家可以回,回不去的是童年。

丝路花雨

开花的窗

□ 徐湘婷

春天里,路过一个在建工地,我的脚步在一扇窗下久久停驻。

那是二楼临街的窗,垂挂着一幅花色奇怪的窗帘,仔细一看,原来是一条床单,随意地挽着一个结。

这是一个临时的居所无疑了,让我的目光和脚步都无法挪移的是窗台上开着的一盆茉莉:莹白的花瓣缀满欲斜的枝,透着枝枝叶叶参差的绿,星星般的小花苞与新生的嫩叶一起跃动着清晨的点点阳光,为这间略显简陋的临时居所平添了几分雅致。

夏日的夜晚,再次路过,远远听见一阵节奏铿锵又不失亲切的豫剧唱腔。走近,见一对老夫妻在工地大门口晚风中听家乡戏,两把竹椅,一把蒲扇,老爷子给老婆悠悠摇着扇子,细数岁月,闲话家常,让我想到“醉里吴音相媚好,白发谁家翁媪”的句词。

那一刻,我便固执地认定那扇开花的窗就是这一对看门老人的居所。因为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能把日子过成一首诗,不管这日子是贫瘠还是丰裕。

记得许多年前,还住在母亲的农家小院里时,大伙儿都喜欢在房前屋后种点种菜,一架豆角,两畦青菜,三五棵番茄,下地回来,招一把青菜,拽几根豆角,挑两个红透的番茄,灶间里随便一炒,一碗番茄鸡蛋手擀面就端上了桌。

当然也有种花的,我总是格外青睐,每次路过有花的小院,总是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多看几眼:烧汤花、指甲草、薄荷饼、鸡冠花、大丽菊,依着时令热热闹闹地开着,只把一份朴素开出了一片恣肆的热烈与华美。

天边的云霞下,向晚的微风里,一家人围坐在烧汤花丛边吃过晚饭,母亲便将几粒白矾,一团白线,绿绿的麻叶、红红的指甲花,一样一样码在家门口的青石板上,挨个儿给小女儿们包着红指甲。

曾见过一户人家门前的凌霄花,密密匝匝覆满一棵两层楼高的侧柏,橘红色的花瀑流淌下来,惊艳了青砖斑驳的老院墙。

也曾见过另一户人家房顶上一口锈迹斑斑的废弃老铁锅里,刺如剑戟的仙人掌开满了花,有几十朵之多,绯色的花瓣闪着绸缎般的光泽,在荆棘丛中静静绽放,周身都有着耀眼的光芒。那一刻,枯瘠与丰盈,粗陋与娇艳,冷硬与柔美,在灰黑色的瓦楞间碰撞出一种奇异的美。

那些有花的人家,在贫瘠的土地上,更深入地懂得风景;在匮乏的年月里,愈加热爱生活。

许多年过去了,我依然喜欢在有花的门前窗下驻足思忖:这门里窗里住着一个怎样的人,用每一天的日月写着一个怎样的故事呢?

不觉已是秋意渐凉,我又在晨光中特意来看工地上那一扇开花的窗。

疾步走过去,那花色奇怪的窗帘依然垂挂着,只是窗前的花更多了,有四五盆,绿意葱茏,葳蕤生香,微风中挤挤挨挨地笑着,热闹着。

我儿时一样停下脚步,和窗前的花对坐一会儿,她们很温暖,我注视了她们很久很久,我在花里,花在我里,我们站着,不说话,就十分美好。

或许,开花的窗里真的有一段我羡慕的静好悠长的故事;也或许,开花的窗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故事,也只是三餐四季地熬煮着最平凡的人间烟火,但我知道,这窗里一定有一颗开花的心。